

春在堂尺牘

續金



述懷五古

魏徵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
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闕門。
請纓繫南越。憑輶下東藩。
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
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
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
芳流雨天
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侯羸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薦兵覽古

陳子昂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
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
霸圖悵而矣。驅馬復歸來。

感遇

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一云。感之於心。寓之於目。情發於中。而寄於言。如莊子寓言之類是也。

陳子昂

蘭若自春夏
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
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
嫋嫋秋風生
華盡搖落芳
意竟何成

二首

陳子昂

白日每不歸
青陽時暮
天雨流芳
衆芳委時晦
鶴鳴悲耳洪
荒古已頽誰識
巢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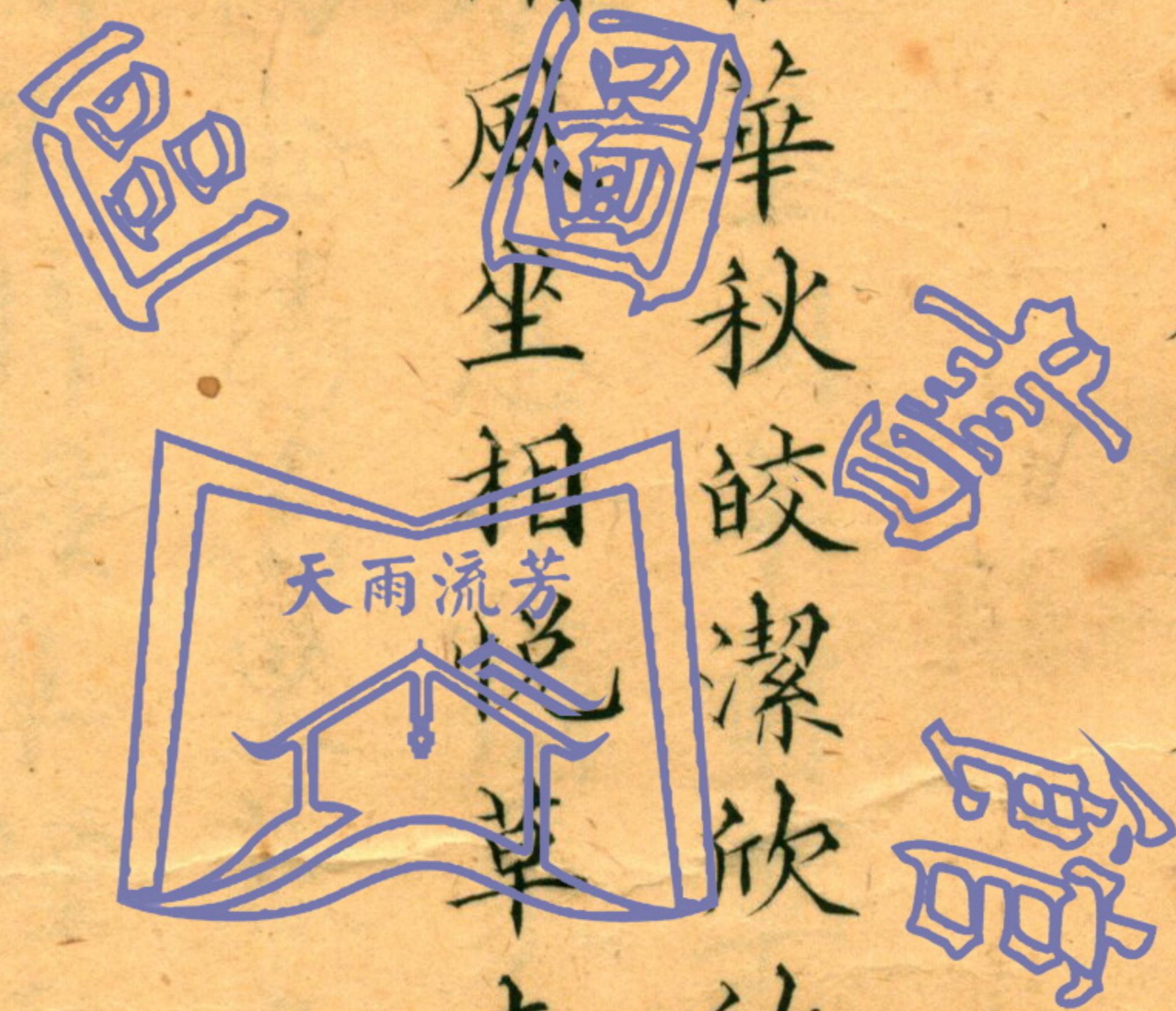
感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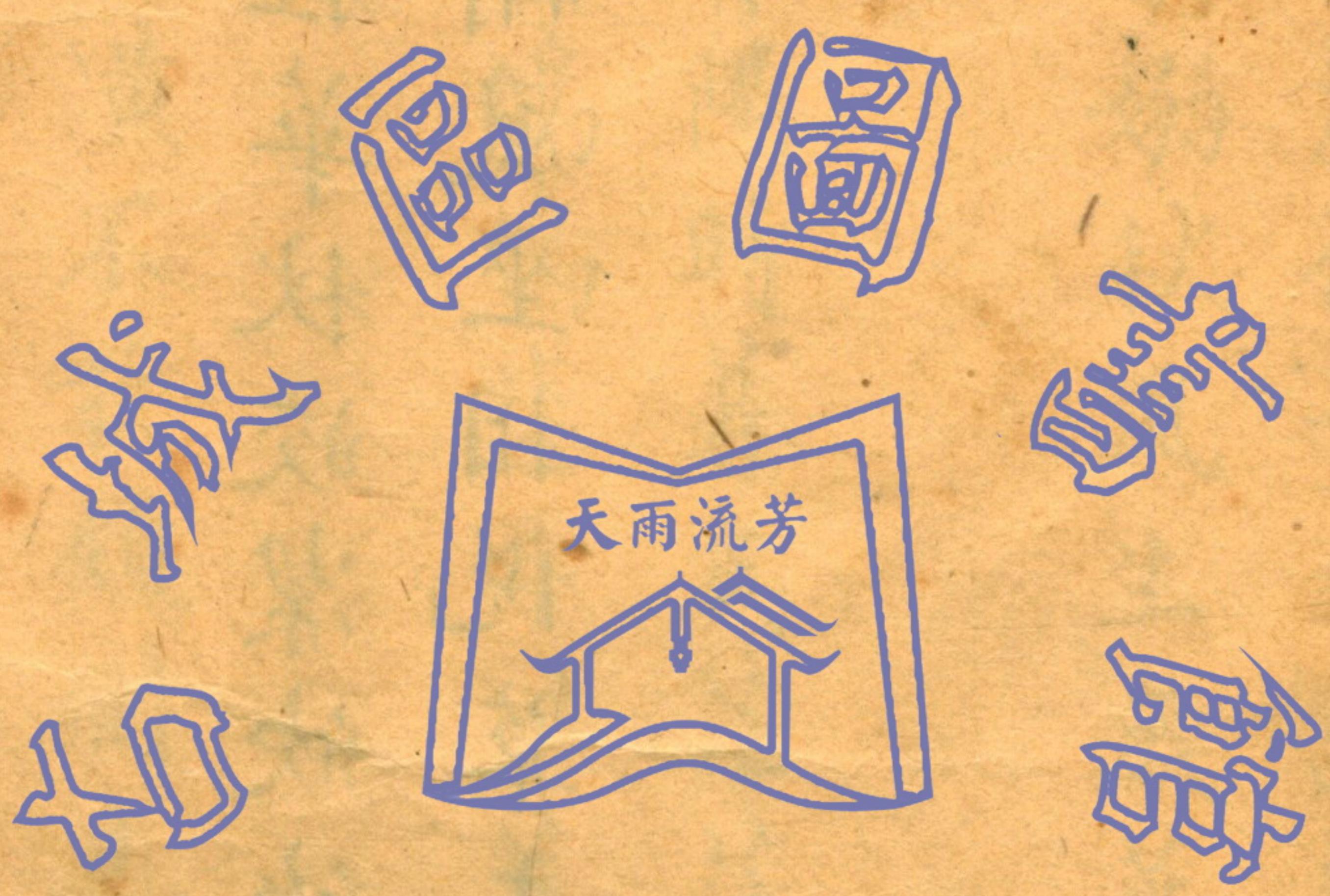
孤鴻海上來
池潢不敢顧
側見雙翠鳥
巢在三珠樹
矯矯珍木巔
得無金丸懼
美服患人指
高明逼神惡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二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似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思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春在堂尺牘卷一

德清俞樾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

恩命錄篆雨江

朝廷以節鉞付

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為韜略上下

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鐘阜煙雲有咨管鑰抑且珂鄉

父老都拜旌麾遂聽
天雨流芳餘尊導起舞矣樾僑寓津門

又將三載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

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

而無功因思金陵為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
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
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
學術均非樾所及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為文
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者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
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西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
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簒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違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

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為帝師海內綴學之
士無不依附龍門數得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
甘為時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己未歲曾寄
呈詩橐十卷亦未知得芳鑑覽否嗣後東南論陷航
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譏述自
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猶有成書其第十四卷
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
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
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

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况越幸出大賢之門得
附門下士之末乃鯀鯀焉懼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
大君子無乃自棄之也者甚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
有以正之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惴馬懼根柢淺薄意義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
麤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於二十七日奉到還書

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

乎詞甚媿甚媿樾此書已算搆成惟家貧乏人鈔寫

止有橐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為許
可小助刻資見在平議將儀雨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
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
尚在匱中深恐雨來徒雨風橐頗擬集衆擎之力次
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於此且此
道闇淡好之者希叩寂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
來癡願有成尚求雨一雨為三都增重想吾師以
裁成後進為心不嫌妝嫫費謙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
然則老弟勛名可以方駕相鄉矣一笑寒家蠶事惟
先祖母最擅其長家世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
姪從其姑更可知矣又何論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
兄有一說蓄之已久請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
蠶桑之利興自兩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
藏必糜爛之於鼎鑊而繅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
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為草本而其
種益繁衣被天下駕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

天雨流芳

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于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
酷菱湖荻港等處_即稱鹽場而淵藪而村落化為邱墟
人民轉於溝壑幾乎靡有孑遺焉意者積數百年養
蠶之孽而發之一旦_子吾_天_雨_芳湖風俗循良諺云湖
州苦腦子人有_何獲罪於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
桑樹不如多種木棉天地之間生命至重凡蠕蠕者
無非與我竝生之物_{近來}雖食瓜果中得一蟲必
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其死也迂
闊如此老弟以為何如

上曾滌生揆師

樾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本有負栽培
故廢棄以來未嘗致以一言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
南勲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歲原為
社稷真儒事業亘古無遠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
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尚蒙齒及垂問殷殷
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樾者門生之籍尚
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慟婉樾自中卅罷歸自惟迂
拙無補於時閉戶罕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

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
屋明堂制度天津布好事雨流芳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
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尚能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回
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
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識
矣而比年譏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
然窮愁筆墨儻有一雨流芳或亦可言春在乎小子
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
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為幸良多自別以來
想節鉞清嚴帶裘輕緩為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
與父老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
耀之方樾因故里無家得躬庇宇下梅子真作吳
門市卒遠不如湖上林逋之東羅隱矣臨頴神馳不
盡萬一

與蔣鄉泉方伯

游予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旣叨杯酒之餘歡

又辱兼金之厚贐感甚亦媿甚伏惟閣下以文經武
緯之才運海立雲乘之氣^{天雨流芳}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
而又置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樾以
部下書生去作^中中殘客^中登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
釋者固不獨湖山之美^{天雨流芳}每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
大開廣廈以庇寒儒俾樾得於西湖山水窟中受一
塵而為民與故鄉父^中進^中和樂職之篇以詠歌盛
德閣下此時當必為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
企予望之故坱及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
所饜飫者固不徒在每俎每膝嘉也臨行又承厚賜
俾將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
以便付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伏
念閣下實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覓一圖允足千
古將來史傳中添一佳話駕昔人一琴一鶴而上之
矣弟詩不過率直語未足揄揚采南聞作長謌惜未
之見琴西計必有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

贈輒篆書琴覓圖三大字奉寄筆力疲恭不足觀也

慙媿慙媿

與王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

親翁

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

行又饋脯焉

朝廷為吾

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

為中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於望日登舟

然是日仍泊大闕至

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

計若繞道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

解候門然老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

今日畧有順風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
書寫好寄去乞為分別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
遲滯尊公祖也歸寓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懶

芳流雨天

為幸多矣因適南歸漸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

來玉梅花下將交三光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祜

之輕裘樂可知也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

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

而遇彼此歡然一時遂有雨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
得無詫庚榜之潤乎見在蘇杭回蘇舟窗姓色頗宜
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一

與吳和甫前輩



萬一

辱手書知輶軒所至以經術倡導後進因定海諸生

黃以周解考工詩世室與樾說合遂詢所自來而得

其先德薇香先生明學步述說一篇錄寄甚善甚善

樾受而讀之其據宇文愷傳證記文是堂修七非堂
修二七洵與樾合惟解廣四修一及三四步四三尺

似皆不及鄙見之雋且如其說夏后氏堂室全基廣
如干步究未明白說周制較明白矣然記文明言五
室凡室二筵乃謂上說四筵之室義亦未安前輩
以為何如此外各種想必流覽一周未知都若干卷
卷若干言定海濟外一章耳乃有此通經之士殊不
易得宜老前輩捲惓欲刻其書也李少翁重刻段說
文未成不知其能料理及此否竊謂薇香先生之書
如果卓卓可傳可否_{善為設法}令其子孫寫副本寄
存尊處將來或集貲刊刻或假活字版排印似較僻

在海外易為力也其論語後案聞有印本能覓寄尤
感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閱邸抄知恭膺



寵光先領

樞廷以公才公望

之隆任斯謀斯猷之

寄標

稽古原是

帝師陸贊

在朝斯稱內相儒臣

勛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内有

閣下外有少荃前輩

皆謂天生李歲以為

社

稷者乎斯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越之不肖

與有榮施焉樾僑寓天津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

在蘇大病不得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
乏人當事者遂以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
之枯槁前塵昔夢久辭飄風或為樾誦白香山聞李
尚書拜相因寄賀微之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己
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
提攜勞氣力吹燔不飛揚千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
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

鼓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擎冰壺清對寫便
宜之表天語溫多張吉甫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
緩樂可知也越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
料近已遷居紫陽書院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窗戶
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鴻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
木竊比於衛公子荊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
有撻之所苟其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所
著羣經平議已集人寫定副本杭州太守劉君笏堂
擬集貲刊刻未知果否前塵昔夢久已坐忘而敝帚

千金不能舍去要不離乎書生之見可笑也關河修
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遇從聊籍管城子粗
陳大畧不盡欲言

與女婿許子原

得嘉平望日手書知侍

奉

康娛閨房清吉慰甚二令

兄四令弟已回京否

山東事

行查原籍作何了結念

之念之僕今年主講蘇州之紫陽書院歲入四百金

不敷所出全家已遷居書院其地在閻門內梵門橋

以後書來竟寄此處可也二小兒癡頑如故不知是

病是魔醫巫並進迄未見功固由吾德薄或亦由彼
孽重付之浩歎而其婦去歲舉一女門衰祚薄
又何得雄之敢望尊處西席是否仍舊惟望足下努
力下帷明歲文壇一戰而霸庶鄙人得開口一笑乎
與次女繡孫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卽以漱口水洗
目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
為可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
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味婉為宗歡愉為

主方是福慧雙全人語也 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
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 汝姊吉
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 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
錢亦由為汝二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 幸
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 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
寄杭州浙中諸嘗事者 謂集貲付刻字義載疑亦寫
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知能成否 生前富貴應無
分身後文章合有名也 白香山詩吾常誦之
與戴子高

四月十日接正月二十日書知起居佳勝慰甚居停
主人周君季貽好風雅冠蓋中不可多得者相
與賞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三日曾
致一函未知收到否承^{天雨流芳}以爲拙著各書宜隨作隨
刊此固見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
中易詩書論語孟子如千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旣
竭吾才矣今更讀之頗有未安者然則僕近年所
著春秋三傳外傳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
知不自見其較失乎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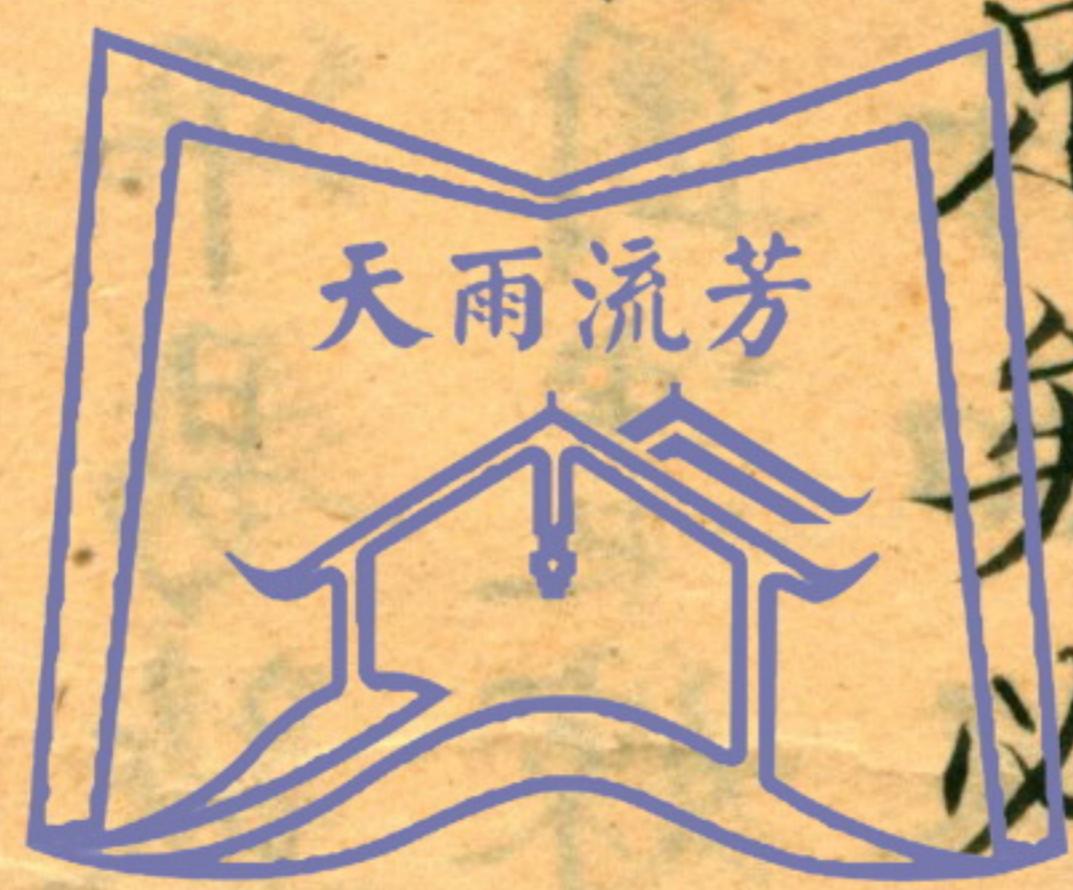
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目然見在諸經尚未卒業或
者因此及彼尚可隨時增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
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憲已^詩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
其高者亦不過^詩宋人之唾餘貌為理學而已七十
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益^{天雨流芳}法其有聞焉者乎僕學術
淺薄又不得位^{豈是}以振起之乎足下年少氣盛力
足有為斯文未喪勉之而已又示論語解一事僕頗
不以為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十居中解
之者此任啟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其謂用

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論何勝於彼說乎大過作卦名解聞青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其同異僕說經教求平是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僕眠食無恙近因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閒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留離廠舊書櫓頭隨意坐坐又或興酣潑墨率爾塗鴉以應好事者之求至於玉堂舊夢付之雲煙之過眼矣俟昏嫁畢後兩兒猶能成立便當斷棄

人事不復相關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
疾今春延醫治之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
言已霍然未知其審故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
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
此又世俗之見也

又與子高

松泉舍姪來交到手書知為學日益又知近來得力
於老子之學以此治身以此處世甚善甚善老子書
每言惟其如此故能如此極是利害世但言其和光



同塵非知老子者也論語解六十三事極有發明五十學易之解鄙見以詳前書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若作一句讀則句中當加而字鄙意爾雅曰事勤也勤勞也猶言以是為仁何其勞乎勿欺也而犯之玩相國校勘記曰皇本也作之然則勿欺之而犯之猶言勿欺之與犯之古人之文凡兩事相連而及者多用兩字取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紳之賊韓子說林篇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其例也欺與犯皆非事君所宜故並戒之此二義

芳流雨天

足下以為何如僕自都門旋津仍事譏述籍以銷夏
所著羣經平議三禮三傳桷有成書似乎所見較塙
其易書詩諸經皆數解^{前題}解不逮多矣今年諸經
卒業後尚須通覽一周方可出以問世耳來書辱有
親炙學者之稱不敢當^{天雨流芳}敢當僕為學猶畧不足為
足下交若足下直吾畏友也數十年來吾道衰息甚
矣無往不復必有起而張之者足下勉之僕則無能
為矣

又與子高

自去年九月朔得惠書後久不得書未知今年究館
何處念之念之僕啟門養拙仍以誤述自娛羣經平
議中又增公羊穀梁各一卷國語二卷周禮二卷見
在從事儀禮未卒業也天雨芳流索觀論語平議但此書二
卷寫錄一通亦頗不易且其中尚多未定之處故不
克寄奉約計一二年間此書必可告成大都周易二
卷尚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儀禮二卷周禮二
卷大戴記二卷小戴記四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左
氏傳三卷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

二卷此其大畧矣書成後即當付之棗梨以質海內
諸君子此外尚有羣書訂義一種未定如干卷僕所
譏述此二種最大矣餘若空義載疑等書卷帙無多
隨時寫定尚易為力區區之意五十以前此數種書
均當寫定此後天假之未即委化或精力尚強不
妨續有所著否則涵養性真為道日損矣年來厭棄
人事屏絕應酬入道之基或即在此乎胡氏燕寢考
僕處有之然謂燕寢東房西室室東壁有戶以達於
房其南面有牖無戶此實大不然者果如其說則由

堂入室必先由房矣以左氏傳所載東郭姜事觀之
是時公拊楹而謁則在堂圖知也姜與公始皆在堂
欲出避之若房有戶而室無戶則姜入房中便當自
北堂而出矣何以入室圖此轉折乎胡氏所說殊不
足據洪氏頤煊宮室問答卷已深以胡說為非然
而所說必牽合張工記明堂之數以定丈尺亦未免
過況且改古人五架圖七架之屋亦無塙據足
下若欲治儀禮孔氏顓軒有廟寢異制圖其寢制一
圖姑且勿論其廟制一圖可據以治禮矣且其所說

亦頗簡明其謂棟後為室棟前為堂雖所據士喪禮
注未免誤會鄭意然古制實是如此僕治禮竟亦當
為宮室考一卷他日中庸清得歸卧鄉山擬於南
埭舊居改造先用即依古制為之計所費亦不多未
知能如吾願否聊書此博一笑

與蔣鄉泉方伯

辱賜書未答聞奉

節而臨以方召之壯

而越韓之威望雙折重任五

等崇封指顧間矣惟是六橋二竺不克久駐旌麾區

命赴粵象郡珠崖之地虎符玉

等崇封指顧間矣惟是六橋二竺不克久駐旌麾區

區之心雖為中興得人賀而未始不為桑梓惜也
拙著羣經平議承詒為付稿啟行後交何人經理角
東一席能為代謀之否越寄跡吳中不及至武林言
別惟望閣下至輿後福星所照燧息烽銷或踵阮文
達故事重開學海堂招延海內名流樾雖不才而古
人有言請從隗始尚當不遠千里蹻屩來游前書所
云為蓋公築堂為穆寺設齋者其在斯時乎
與高伯平

聞先生名久矣懷願見之誠亦久矣未克一見良用

悵惘德車結旌翩然南返六橋三竺文酒燕游有資
矜式無廢歎詠甚善甚善越自幼失學溺於詞章身
廢不用始謀譏述鑽摩經義冀有一得因而學之極
可憫笑所著羣經平議根柢淺薄意義闊疏誠無足
觀誠無足觀鄉泉方伯補天雨流芳付剞劂乃煩高明代為讐
較布鼓雷門寔斯媿西漢是正無吝抨擊
與談仲修

前在武林得讀大集鉢逕之心怦怦曷已時從子高
詢悉近狀周慰飢渴今歲子高回浙屬其轉借章氏

文史通議子高報稱足下此書時置按頭晨夕相對
車裘可共而此或難不揣昧竊有所請倘集鈔胥
寫本見賜百朋之錫殆未足喻寫書之費即當寄奉
可否裁覆引領以冀外抽天雨流芳



文廟祀典記一篇
文既疲恭字更醜惡無足觀覽聊以將意為道自重
不盡萬一

上祈春圃相國

樾自去年八月間因二小兒在吳下大病不得已航
海南歸視之其時倉卒啟行未及以一箋聞之左右

也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由津門寄到賜書獎借溢詞
讀之顏汗雖吾師誘掖之盛心寔非越所敢當也入
春來南中雨水頻仍春寒料劇未知都下如何想平
泉花木造化甄潤无老起居璽書存問無邊春色
都歸杖履間矣越南歸後因二兒痞疾積久不痊坐
是因循未能他去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
者遂以樾承其乏皋比虛攤無狀可言所著羣經平
議浙江蔣鄉泉方伯詩為付梓因寫副本寄去而至
今尚未開雕未識何時可以歲事比來又從事周秦

諸子之書將舊著諸子平議再為寫定然卷袞亦頗
煩重今年能否卒業未可知也伏念聖人之道具在
於經而周秦諸子亦各有所得雖申韓之刻薄莊列
之虛誕要皆本其心之流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後人
剽竊陳言一唱百和若應聲蟲者也

國朝經述昌

明掃虛浮而歸之寔學諸老先生發明古訓是正文
字實有因文見道之說數十年來此事衰息獨吾師
以經學受主知倡後進海內治經者奉為圭臬乾
嘉一脈庶幾未隊今又引疾去位然則登高而提唱

之者誰乎越以不才為時所棄窮年兀兀不過聊以
自娛其無與於斯道也宜矣其不足振而起之也審
矣率意直陳勿罪其言甚承寄賜王氏篆友書
二種尚在天津未小兒處秋間王補帆南還必可帶
到先此陳謝不宣

與蔣鄉泉中丞

西



二月七日會布一箋未知已達典籤否嗣聞浙中人
士有擰韓之請私冀往旌惑可少留乃昨者恭閱郎
抄知朝廷念嶺表初平倚大賢為重頒九天之

節越鎮百粵之山川昔周室中興而疆理南海之功
非召穆公不可詩人歌詠遂播篇章以今方古閣下
即其人也惟是六橋花柳久在春風披拂之中一旦
玉節金符翩然南去想終^{芳流雨}者多情亦必有羊叔子峴
首徘徊之意不獨吾浙人之戀戀於清塵也樾因嫁
女事即在此月中不克至武林言別悵惘良深聊籍
管城將意伏希垂贊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正月下浣接展惠書猥承獎借之溢詞彌媿皋比之

虛擲江南三月草長鶯飛老前輩順時布化合三江
之黎庶而以春風披拂之又以夏屋帡幪之熙熙焉
民氣和頌聲作矣前朝議舉鄉試嗣又不果然令士
子得多讀一二書人文自當益盛未始不於大
典有光也越承多紫陽於三月七日補行二月望
課至本月望課亦節舉行吳下為人才淵藪兵亂以
來不無荒廢殊匙佳文未識老前輩甄別正誼得有
績學能文之士否昌黎有言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
奮吾人作秀才時或侈言時務或空談心學二者皆

不無流弊總以經史實學為主省會書院宜存貯十三經廿四史及周秦諸子之書諸生中有篤學嗜古者許其赴院讀書師友講習以求寔學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興到妄言者前輩以為然否

與應敏齋同年

昨由潘玉翁交到惠書拳拳之意溢於言表何愛我之深也弟自廢棄後頗承海內諸巨公垂念窮交不足以盛衰有異然真摯如閣下者亦不可多得矣感甚感甚又承示龍門書院章程及顧訪翁所定功課洵

體用兼備之學以閣下之樂育人材而又得訪翁以
躬行為之倡導賢嘉相遇良非偶然他日文經武緯
光輔 中興不獨為蒙南士幸也弟章句陋儒所
主紫陽講席又率課時文虛攤皋比一無裨益視閣
下與訪翁之以道自任著不啻走且僵矣課程已細
閱一過學術粗疎無所獻替惟有一事特其小小者
於私心竊有所疑按課程第五條每月朔望師長西
南面立諸生以次東北面揖師長答揖此師弟子之
位未知所據何典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推之於立

何獨不然今朔望相見師弟子各據一隅此何義也
考古師弟子之位經無明文惟大戴記載師尚父進
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禮記學
記正義引皇氏之說以北爲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
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執是以言師弟
子宜東西相鄉矣然東西相鄉或疑非所以尊師戰
國燕策載郭隗之言周詛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是
古禮弟子北面漢書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
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是漢時弟子亦北面

今若用皇氏說師長東面又依古禮弟子北面較之
各據一隅或少勝乎夫一揖之位其時甚暫其故亦
甚微然閣下創立此院四方學者將於是乎觀禮
禮得則無思不順失則退有後言觀瞻所繫不可
不慎乞與訪翁更詳之

與李少荃前輩



三月中曾布一箋託松巖中丞官封郵寄未知已達
否自交庚伏以來想君前輩牙旗嚴肅羽扇從容招
來天上薰風播作人間甘雨兩江黎庶拜賜多矣

越承乏紫陽倏又半載如期開課裨益毫無自慙絳帳之虛懸莫副青衿之疑歸所著羣經平議已刻於浙中尚未畢工比來又著諸子平議得二十餘卷矣章句陋儒終朝伏案劉摯謂楊子雲曰空自苦恐後人用覆醬瓿每念斯言時復天雨流芳自笑樾非不知儒者讀書當務其大者特以廢棄以來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欲空言心時以窮世并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從事樸學積有歲年聊賢於無所用心而已固不直大人先生一笑也中州捻勢近日何如聞海外

又起微波中原蛾賊尚未掃除能措意於鱗介乎小
詩二首興到妄言勿示他人幸甚

與孫琴西同年



頃由譚君克仁到手書書無月日然云到枕後補
行二課則作此書當在

七月間遠哉遙遙矣天下

事多有名無實而而長必看

天雨流芳

文章誠哉怪事雖然其

名山長其寔止看文章是亦有名而無寔也樾在此

已舉六課每課卷約

詩三百

左右

率以六日了之一

月之中尚有二十四日可以讀我書也承示紫陽十

六詠洵足為浙紫陽生色然蘓紫陽竟無一可詠者
不太減色乎昔元人以州相誇今孫俞蔣舍則縣
絕矣如何如何出著羣經平議究已刻成幾卷笏堂
調嚴州伯平卧病無人經理其事若將未刻者寄吳
下刊刻有三便焉首刻資_{天雨芳流}也速時日二也便校讐
三也有此三便老兄何不為吾力言之

與吳和甫前輩

春初布復一箋託補帆作寄書郵計已早達自春徂
夏輶車行部延攬人材未識得有一二經明行修之

士否伏思乾隆間文治武功震鐸千古而士大夫亦
皆鑽研樸學實事求是無虛浮之習數十年來老成
凋謝後生小子又厭寶書學而喜空談而海內亦適多
故羣盜如毛至朱靖意者學業之盛衰關乎世運
歟方今 中興伊始在之 大人君子宜如阿振起
之歟越學識淺薄無所發明 所著羣經平議雖已刻
於浙中而告成尚杳無時日見在又草諸子平議已
寫定者管子六卷晏子一卷老子一卷鄭子四卷商
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賈子二卷董子

春秋穪露二卷楊子法言二卷大元一卷因爻人傳
寫故無副墨不克家皇大戴日來擬治墨子書而莊
列之書亦思以次及之惜未得善本不知老前輩處
有其書否德清戴子高弟天雨流芳望好學深思治經具有
家法後來之秀斷推此生其先德琴莊孝廉丁酉同
年也向因執事尚將按試湖郡引嫌未敢謁見茲湖
郡試畢故以此書為先與應敏齋

夏小正一書唐以前自有專行本不僅附見於大戴

記也宋傅崧卿得其外兄關澠所藏小正即隋唐以來相承單行之舊本與大戴本頗有異同足資稽考是傅氏於此書不為無功邊上諸君子請照前溫州府教授金衍宗詳定章程入祀經師祠自為允當孝經在秦時為河間顏芝所藏漢初其子貞出之凡一十八章是為今文而其後又有古文孝經出自孔氏屋壁凡二十二章安國為之作傳然唐開元時國子博士司馬貞疑古文闔門章文句凡鄙又譏孔傳淺偽是古文孝經真偽難明言孝經者當以今文為正

明皇據以作注宋邢昺據以作疏迄今列於學官士
林誦習皆今文也顏氏之書洵不小矣至劉向鄭衆
盧植服虔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廟廷明嘉靖時始罷
顧氏曰知錄深以為非此句有大印蓋君子請與顏芝竝祀經師
祠自是公論閣下宜從其請以報先儒抱殘守闕之
功若夫孔叢子則偽書也雖託名孔鮒而漢志初不
著錄近孔頤軒氏疑是孔子二十二代孫名猛者偽
造猛從王肅學承肅意而為之然則孔叢子一書雖
孔氏之裔亦未能篤信矣至孔壁之書初不知為何

人所藏無從塙證其為孔鮒未敢因其為孔子九世
孫稍從遷就也滬人請以孔鮒祀經師祠似可無庸
置議辱承垂問故縷及言者閣下以為何如

與楊石泉方伯

前月得覆書承眷注殷

天雨流芳

甚感日來九九圖中

寒消大半閣下承宣化危

德煥和坐上春風播

朝廷德意境中瑞雪聽父老謳歌樂何如也樾虛擁

皋比又將卒歲一鎧青對祝味蕭然治經之外兼及

諸子梁江總詩云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如是而

已惟鑒察不宣

與潘玉泉觀察

承詢卣字說文所無議以酉字代之然於經典無徵

近人有謂卣字即說文

說文

字者據廸字隸書作廸為

證然隸體變易多未

定

酒字從酉

从廸

隸變從卣

從走若謂卣是篆文

文

肉

豈走是篆文乃乎竊謂肉酉

二字其形與音皆與廸相通與段借之例皆合而求

之經典則皆無據周官鬯人職廟用修鄭注曰修讀

曰卣又司尊彝職鄭注引爾雅彝卣罍器也之文陸

氏釋文曰卤本亦作攸然則古人書卤字有作修作
攸者較之作酉作卤或稍有據乎

與戴子高



春來二接手書不一答求懶也自正月二十一日

至滬二月十三日還蘇

芳流甫天

至於今無須臾之暇計此

四十日中止於上海讀列舟一過而已其碌碌可想

故不暇作書也羣經平議已刻成尚有誤字須寄杭

州改正諸子平議亦據集貽刻於吳市未知果否都

下方大開同文之館招致西賢使海內士大夫摶衣

受業而吾儕乃窮年兀兀抱遺經而究終始咥其笑
矣想足下助我撫掌也日本士人僕於上海亦見其
一然不足談蓋非足下所見者近得彼國人安井仲
平管子纂詁足下亦得之否其書似不及物君之論
語徵然僕實未及細讀惟記其訂正戒篇之里官為
釐宮二字之誤頗自有見又時引古本僕未嘗詳校
未知與今本孰勝也管子在諸子中為最古然實是
襍家言僕於諸子獨喜墨子其言切實有用而文亦
反覆詳明漢人以孔墨竝稱想尼山外斷推此老矣

莊子書僕不甚解亦不甚喜要其大旨不過能外生死而已其精義微言尚不及列子即以文論莊子雖汪洋自恣不如列子然曲盡事理也矣此僕之偏見不足為外人道者

與李肅毅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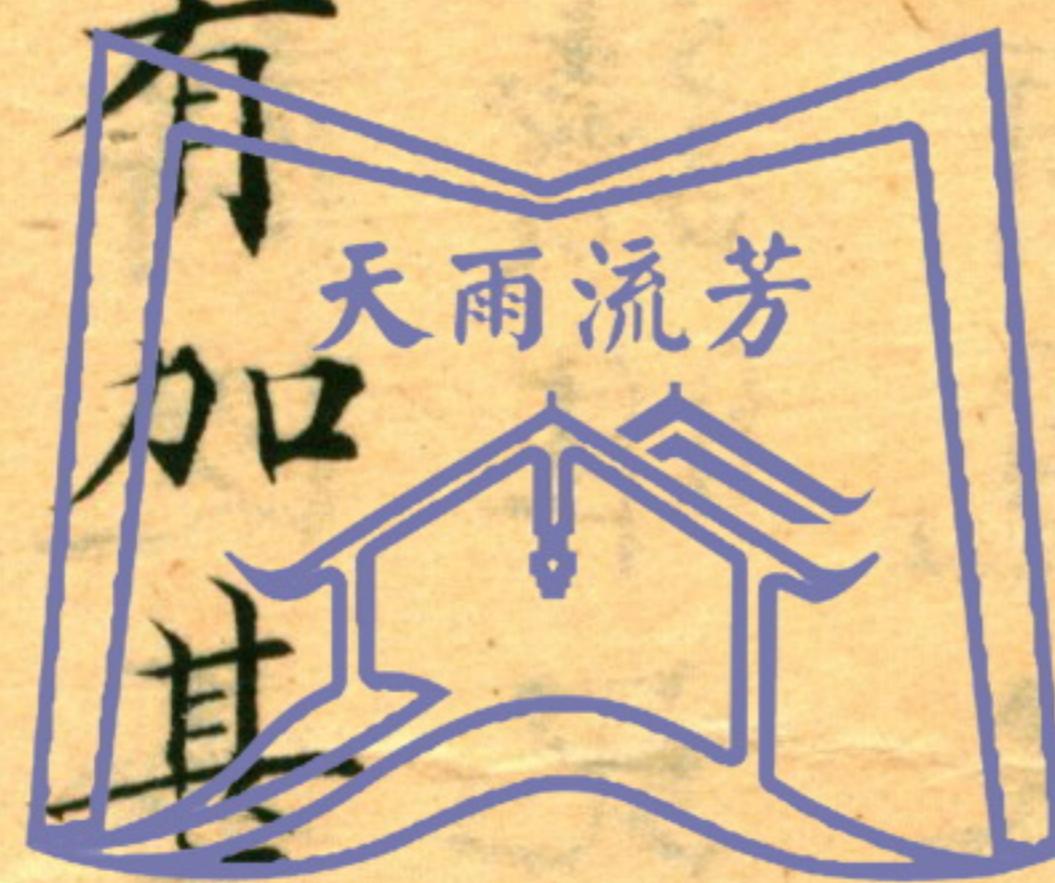


卷之三



曲盡事理也矣

此僕之偏見



恩

正月間得覆書藻飾有加其媿甚媿嗣聞恭承恩
命節制兩湖又聞令兄小荃中丞移節三吳攝臨全

楚蜀龍吳虎竝佐

中興金

及玉昆迭為交代歷觀

載籍無比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前史所

稱大小馮君前後夏侯方比蔑如矣。捻勢近日如何。
想旌麾所至不難。指日肅清也。樾承乏紫陽皆出閣。
下之賜遙瞻大樹深用依依。惟望惠顧寒儒不以在
遠而遺之。曲賜教語懷別之恩。區區之心無任延企。

